

被遗忘的古香枫

●马巧红

当朋友问起这棵古香枫还在否时,我愣是被问住了。古香枫长在奶妈所在的村子上,小时候记忆里它可算是树中“明星”。它高大挺拔,老根鼓突,长相奇特,把一村人吸引到它身边。后来,我每年照旧去奶妈村上看望她几回,且每回都会从它身旁经过,我竟说不准什么时候起它就淡出了我的视线。

记得读小学时,我一到寒暑假便盼着早些获准去奶妈家,到了奶妈家后便编着理由巴不得多住一天。母亲无法理解我对奶妈家的喜欢,论生活条件、论地理优势都不如自己家,且每次回家都会从乡下带来惹人烦恼的跳蚤和虱子。每次母亲都得用篦子一遍遍地篦,篦得我头皮热辣辣的痛,还得忍受“煤油裹头”除虱的痛苦,可我还是巴望着能在奶妈家多住些日子。

从县城出发去奶妈家,平常人最多一个钟头的路程总要让小小的我走上大半天。这一路我多半“游魂”在村野田间,比如牛、草垛、庄稼,比如路边花草、纺织娘,还有一条河港,河港两边泥涂上爬满红钳蟹、跳跳鱼。我会手痒痒地忍不住跑过去抓,也曾顾忌弄脏裤子和鞋,但一想到去的是奶妈家,便又肆无忌惮了。小河港上有个小埠头,小埠头泊一小船,小船上立一两只鹭鸟,那样的画面几十年也不会泛黄,鲜亮得就像是昨日。小河港静静地向东延伸,直到隐没在两边芦苇中,我看不到河港以外的世界,也不知道小埠头的意义,这船又能渡往哪里。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校当教师,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青年教师到蛇蟠岛搞团活动,没想到就是在这个小埠头上的船。那天蒙蒙亮,小船晃悠悠地出发了,也不知怎样出的小河港,待日出红了一角天时,发现小船飘荡在大海上,眼前一片辽阔。才知道小埠头可通蛇蟠岛、健跳港、石浦港,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埠头连着东海,可走向五大洋。过了小埠头再走几里地,便是一段田埂路,若遇雨天,或刚下过雨,不忍负重的田埂也会报复路人,让你滑个狗啃泥的。这一段路不短,一直沿到水库边。每当这时,我的步履便会加快,因为翻过山梁就是奶妈家了。

过山梁,最先看见的必是古香枫,它越过村庄的矮房昂首突立在东山坡上。它面向整个村庄,用它的高大威武带给我力量与踏实。它好像是专替奶妈来迎接我的,每当看到它,我便有了到家的感觉。“囡啊,来了”奶妈尖尖亮亮的声音总会在这时候赶到,我便如公主般被跑过来的哥哥妹妹们迎进家门。

在奶妈家的日子,我过得如鱼得水。白天我坐在围屋的堂前看奶妈织网,有时屁颠屁颠跟在奶妈身后,看着奶妈将织好的渔网挂在古香枫的树杈上。奶妈总会往刚挂上去的网里坠几块大石头,后来才知道这叫“坠网”,是为了让新织的网线更结密、网眼更匀称。村外就是海,村人要用渔网去“讨海”,所以织渔网是奶妈村上妇女们干的最基本的手工活。古香枫自然成了“坠网”的天然用具,“坠网”越挂越多,直到枝枝丫丫的挂满。这般负重也会叫小小的我忍不住为它喊累。

大人忙时,我们小孩子的任务就是被大人吩咐看牢渔网。明知渔网不会自己跑掉,孩提时的我们却不明白忙起来

的大人是想拿网看住我们这些孩子,他们清楚离村庄很近的海涂对于小孩子意味着诱惑与危险。终于有一次,我因好奇离开了奶妈特别吩咐的古香枫,偷偷尾随奶哥哥到了海边滩涂上,这是奶妈绝对禁止我去的地方。我被滩涂上的青蟹、跳跳鱼所吸引,忍不住跃跃欲试,可我又是个“假洋鬼子”,蟹跑我才追,蟹停我又怕,好不容易遇见一只被我追急了找不到家门的小青蟹,就学着奶哥哥的样子,随手抓起一把涂泥,不偏不斜正好击中。当我连蟹带泥巴一捧捧进奶哥哥的网兜时,奶哥哥眼里放出绿光,他耐着性子费了好大的劲才荡去这团大泥巴,露出的却是一只铜钹大的青蟹孙。自此,我成了小伙伴们的笑柄。当我像个泥娃娃似的来到奶妈跟前,挨骂的又是奶哥哥。现在想想,能在泥涂上亲手抓个野生小青蟹,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,一定会羡慕,因为现今的滩涂里哪里还看得见它们的身影呵。

村庄的吃饭时间也是古香枫脚下最热闹的时间,男女老少端着饭碗走出来,边聊边吃饭。那些粗陋的大碗里,我看见了“四时八节”在筷子下翻动,闻见了落海人身上浓浓的腥味,听见了“我依”“伊依”的软糯乡音。

夏夜乘凉时,躺在天井临时铺起的草席上,我看得见古香枫叶缝中漏下来的星星,听得见它们走路不小心碰到枫叶的声音;我看见月亮船被搁在了古香枫的树梢上,听得见藏在树背面的月亮姐姐的笑声。

我从古香枫身上得到的最大实惠是它的树杈竟能弯成一个大圆弧,这个大圆弧成了我最奢侈的小吊床;还有它高高耸起又弯下的老树根,成了我乐此不疲爬上爬下的滑梯。

我童年时光里的奶妈村庄,是渔网、青蟹,是软糯的“我依”“伊依”,是兄妹情、奶妈爱,是村人的热情、农人的生活,当然还有夹杂于它们之中的古香枫身影。

今天,我专为古香枫而来,特地放慢了车速。这条曾经细细长长的小路变直、变宽了,变得四周没有了我可以“游魂”的景致,这条路上的人们与我一样越走越急。开始只想抄近路,图方便,有人干脆直接踩进了庄稼地里,庄稼地踩着踩着就被踩成了路,路越踩越宽,后来奶爸干脆骑着公社食堂买菜用的自行车来接我了。再后来,泥土路垫成了马路,马路换作了水泥路。路越来越宽,庄稼地却越来越窄,两边的田慢慢荒成了地,地又盖起了房子。房子夹道的热闹又让路程缩短在了人的心理感觉上。现在去奶妈家,车程缩成了十几分钟。水泥路压着村庄的田地,又绕开村庄直通到刚开发的新城区,又出的一条路通向村庄,也通向一处风景秀丽的公墓。走进山梁,我一眼就看见了古香枫。

它还是原来的姿势,立在东山坡上,高大威武,可惜这会儿它是静默的,目光有些冷漠,好像认不出我了,不然它一定会去告诉奶妈我来了,而且每当这时候我便听见奶妈一边跑着一边尖尖亮亮的叫唤。

我在古香枫前站下了,它依然壁立,面朝村庄;依然是它,只是枝杆长高了。我为自己这几十年来没能看见它而深深自责。村庄的地盘扩大了,从那时的五六十户发展到了眼前近两百户,可为什么今日的古香枫下没有了当年的热闹?没了坠网,没了人气,没了端着粗陋大碗聊天边吃饭的男女老少。古香枫跟前那片最热闹的老屋此刻也变得暮气沉沉,它们活得气若游丝,屋架倾斜着,随时有倾倒的可能。

古香枫闭口不语,我欲走近去,原本很通畅的山道早已扎满了刺蔓。

我毕恭毕敬站在它的面前,细细打量它,热闹也罢,冷落也罢,古香枫盎然如初,且更高更大了。我向农户借来尺子量一量,它的胸围有3.5米,树高25米,树冠直径近20米。村中老人说,它是老祖宗的坟头树,树龄起码有500年以上。可我却找不到林业部门标记的古树牌子,古树档案里也找不见它的影子。看来,古香枫不是被我一个人遗忘的。

可它到底还是被遗忘了。

见它照样大力士的模样,那粗壮的树根像长满肌块的双腿,一条往西,一条向东,一字叉开,好像比当年更有了力量,正时刻准备着人们在它身上挂更多的“坠网”。你看它,半蹲着的架势,多像那年世锦赛上的那位中国举重运动员:他定了一下心,憋好一口气,然后一把抓起杠铃,我攥紧拳头、屏住呼吸,等待,等待他的下一个发力……

“阿囡来了!”我又听到了奶妈的呼唤。



桂花,秋天的杰作

●邵毅军

盛夏刚过,天气转凉,秋天随即送给世人一份好礼:丹桂飘香。这股清幽氤氲着街边路旁,氤氲着白天黑夜,使我神清气爽,更使我思绪飞扬。

那还是我刚踏上工作岗位在高视中学教书的日子。往昔的记忆大多似天上飘忽的白云,已无踪迹,但也有一些积淀在内心深处,就像无法抹去校园里的那株桂花树。桂花树就长得多宝讲寺外的操场边,前面下方是竹林,背后是高山,周围没有花草树木,孤零零的,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。桂花树虽枝叶不太茂盛,但主干很粗、很高,从树貌上可以判断出它历经岁月的磨砺,显得苍老无比。

那时,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,节假日基本上不回家,整天呆在学校里,一有空闲就打篮球,球打累了,就坐在桂花树下休息,衣服脱了也放在树下。我住在多宝讲寺内一间很小的阁楼里,每天吃饭、睡觉、上课,时时在桂花树下走过,这株桂花树成为我的老朋友了。桂花飘香时,我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树的四周盘桓,一边静静地欣赏着这株很有年轮的桂花树,一边贪婪地闻着带有一点甜味的扑鼻芳香,于是越发喜欢打篮球,觉得在浓郁的桂花清香中打球精神更爽。岁月沧桑巨变,当年的学校早就搬迁了,如今修建后的多宝讲寺金碧辉煌,而那株桂花树早就不知去向了。尽管如此,每次到多宝讲寺,我总会想到那株桂花树,不自觉地寻找当年桂花树所在的遗迹。

在杭州读书的两年,我喜欢观赏两种花:一种是荷花,经常坐在断桥的凉亭里,观赏着西湖里挨挨挤挤圆盘似的荷叶和伸出水面娇艳欲滴的荷花;另一种是桂花,喜欢桂花主要是在高视中学教书时养成的习惯。柳永《望海潮》赞美杭州云: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。荷花与桂花是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喜爱的两种花。桂花飘香时,行走在白堤和苏堤上,不时可以闻到桂花发出的袭人香气,但这毕竟是有限的。因此,我经常独自一人乘公交车到赏桂胜地满觉陇观赏桂花。满觉陇是桂花的世界,顺着山坡,一垄一垄种得都是桂花树,其中很多是百年老树。进入满觉陇后,我就会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。漫山遍野都是枝繁叶茂的桂花树,显得葱葱郁郁、葱葱茏茏,枝叶间星星点点的桂花,一团团、一簇簇,或橘黄、或淡黄,真是好看!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桂花发出的馥郁清香,满鼻子都是,叫你闻都闻不过来。我挑一张靠近桂花树的桌子坐下,泡上一杯桂花茶,买来一包葵花子,一边喝着桂花茶、磕着葵花子,一边静静地观赏桂花和闻着桂花散发出来的丝丝缕缕清香。半天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。临走前,我会买一包桂花糖,一路上吃着桂花糖回到学校。记忆深处,满觉陇赏桂是我人生一大乐事。

总之,我对桂花情有独钟。在桂花飘香时节,喜欢看看桂花树,闻闻桂花香。今年中秋前后,月亮大多躲在云层里,不肯赏脸,很扫众人的兴。这使我对桂花越发感兴趣,中秋

节当天夜里我在作家群里说:“虽无明月现身,但月宫会洒下无数桂花。”传说中,月宫里有一棵高达五百丈的月桂树,吴刚天天使劲地砍,就是砍不倒。中秋前后几天,我几乎天天在赏桂。中秋前一天,我与众棋友爬上三里庵下围棋,山路两旁有不少桂花树,但比较遗憾的是,庵堂外面平坛上一棵非常高大茂盛的桂花树不见了。中秋后,我徜徉在校园里,漫步在通往启明博物馆大坝边的路上,这两处有很多桂花树。我看见桂花树,就停下脚步,拿出手机拍下,闻着桂花的清香,香味非常纯正浓厚,带有一点奶油的甜味,直抵人的心扉。察看藏在枝叶间的桂花,有时忍不住攀折下一小枝,桂花很细小,花蕊更小,颜色淡黄、柔和,数十枝桂花聚成一簇,成千上万簇桂花挂满一树。桂花树大多生长在野外,赏桂的天地很广阔。

桂花很不起眼,没有牡丹的雍容富贵,没有桃花的妖冶艳丽,没有兰花的幽雅清高,但是,自古以来,它深受人们赞颂,譬如李清照《鹧鸪天·桂花》曰: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这是为什么?我想桂花的内在美是无数花所不及的。桂花默默地开放,把浓郁的清香无私地撒向人间;桂花不引人注意,但它有着浪漫神奇的传说;桂花不同于有些花有毒,它是制作饮料、食品的极好佐料,桂花酒、桂花茶等名扬天下。

桂花是值得赞颂的,我喜爱赏桂的习惯也应保持下去。